

杭州圖書館

杭州圖書館

李晟將兵入授潭城擊朱泚破走之奉天圍解

李晟聞上幸奉天引兵出飛狐道晝夜兼行詔以  
為行營節度使泚圍奉天經月城中資糧俱盡營  
遣健步出城覘賊其人懇以苦寒乞一襦袴上為  
求之不獲竟悶默而遣之時供御纔有糲米二斛  
每伺賊間夜縋人於城外采蕪菁根而進之上召  
公卿將吏謂曰朕以不德自陷危亡公輩無罪宜  
早降以救宰相羣臣皆頓首流涕期盡死力故將  
士困急而銳氣不衰

李懷光以兵五萬入援至蒲城李晟亦自蒲津濟

通鑑纂要卷三十三

大曆紀

三

軍於東渭橋有卒四千晟善於撫御與士卒同其  
苦人樂從之旬月間至萬餘人泚將何望之襲據  
華州潼關守將駱元光襲破之遂軍華州召募得  
萬餘人數破泚兵賊由是不能東出上即以元光  
為節度使馬燧遣其司馬王權及子彙將兵五千  
入屯中渭橋泚黨所據惟長安城出戰屢敗泚以  
為屢乃急攻奉天賊已有登城者上與渾瑊對泣  
羣臣惟仰首祝禱上以無名告身千餘通授瑊使  
募敢死士禦之時士卒凍餒又乏甲冑瑊無諭之  
激以忠義皆鼓譟力戰賊中流矢進戰不輟賊乃

引退於是三門出。其太子督戰。賊徒大敗。李懷光引兵西先遣兵馬使張韶齎表間行至奉天。在賊方攻城。驅使填塹。暫得間入城。上大喜。城中歡聲如雷。懷光亦敗。泚兵於醴泉。泚遂遁歸長安。眾以為懷光復三日不至。則城不守矣。泚退。從臣皆賀。汴滑兵馬使賈隱林進言曰。陛下性太急。不能容物。若此性未改。雖朱泚敗亡。憂未艾也。上甚稱之。侍御史万俟者開立商運路。諸道貢賦繼至。用度始振。泚至長安。為城守之計。不愛金帛。以悅將士。加以繕定。哭。日。費甚廣。及長安府庫尚有餘蓄。見者皆追怨有司之暴斂焉。

范氏祖禹曰。德宗因師出以為名。多殖貨利。而不知天下之不可欺也。得財失民。將誰與守。及其失國。反為盜竄。尤王不以利為利。而以義為利。蓋以此也。

李懷光至奉天。詔引軍還取長安。

李懷光來赴難。數與人言盧杞。貽贊白志貞之姦。佞且曰。天下之亂。皆此曹所為也。吾見上。當請誅之。杞聞之懼。言於上曰。懷光勳業。社稷是賴。賊徒破膽。皆無守心。若使之乘勝取長安。則一舉可以

成。或恐難圖。奏上以爲然。詔懷光直引軍屯。使懷光  
與李建徽。李晟。楊惠元共取長安。懷光自以勤于  
里。難破。泚解圍而咫尺不得見天子。意殊快。快  
曰。吾今爲姦巨所排。事可知矣。遂引兵行。

上問陸贄以當今切務。贄上疏曰。當今急務。在於  
審察羣情而已矣。羣情之所甚欲者。先行之所甚  
惡者。先去之。頃者中外意乖。君臣道隔。郡國之志  
不達於朝廷。朝廷之誠不升於軒陛。上澤闕於下  
布。下情壅於上聞。實事不知知事不實。此羣情之

所甚惡也。疏奏旬日。無所施行。贄又上疏曰。古先  
聖主之君人上也。必以其欲從天下之心。而不敢  
以天下之人從其欲。陛下以明威照臨。以嚴法制  
斷。故遠者驚疑。近者畏懼。人各隱情。以言爲諱。至  
於變亂將起。獨陛下恬然不知。陛下以今日之所  
觀。驗往時之所聞。孰真孰虛。何得何失。則事之通  
塞。人之情偽。盡知之矣。上乃遣中使諭之曰。朕本  
性甚好推誠。亦能納諫。緣推誠信不疑。所以致  
患。寧諫官論事。例自矜銜。歸過於朕。以自取名。又  
多雷同。道德塗說。試加質問。遽即辭窮。所以近來

不多對人非倦於接納也。贊對曰：天不以地有惡大而廢發生。天子不以時有人而廢聽納。誠信之道不可斯須而去身。非所以為悔也。夫聖賁唯以改過為能。不以無過為貴。蓋以為智者改過而遷善。愚者恥過而遂非。遷善則其德日新。遂非則其惡日積。諫官不密信非忠。聖其於聖德固亦無虧。陛下若納諫不違。則傳之適足增美。若違諫不納。又安能禁之勿傳。衆多之議足見人情。必有可行。亦有可畏。恐不宜一槩輕侮。莫之省納。且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窮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也。

夫上好勝必甘於佞辭。上恥過必忌於直諫。如是則下之誦諛者順。而忠實之語不聞矣。上駢辯必勸說而折人。以言上眩明必億度而虞人以誅。如是則下之顧望者自便而切磨之辭不盡矣。上厲威必不能降情以接物。上恣懷必不能引咎以受規。如是則下之畏懷者避事而情理之說不申矣。故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賢。諫者之狂評明我之能怒。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于斯皆為盛德。諫者有爵賞之利。君亦有選安之利。諫者得獻替之名。君亦得采納之名。如此

則納諫之德光矣。上頗採用其言。

臣等謹按人臣之分。雖以臣顏敢諫為忠。然非赤心為國者。未必無全軀保妻子之慮。若人君又以取名立黨疑之。則人皆畏罪而不敢言。即有賣國之奸。舍卒之變。亦無由得達于上矣。蓋指陳時政。則近于取名。率為論列。則嫌于立黨。雖赤心為國者。亦必坐是二者。取疑得罪。此陸贄動以推誠接納為德宗勸也。

貶盧杞。白志貞。趙贄。為遠州司馬。

李懷光頓兵不進。上表暴揚杞等罪惡。衆論諠騰。

通鑑纂要卷五十三

大唐紀

三

亦咎杞等。上不得已皆貶為司馬。

胡氏寅曰。刑賞必自人君出。則權不下移。當賞不賞。迫於公議。而後當。當刑不刑。迫於公議。而後刑。則權不在於上。而人畏愛之心。他適矣。德宗保養巨姦。瀕於危亡。而不忍去。及懷光再三陳論。然後不得已而黜杞等。是為天子不能退姦。而將帥乃能退之。致懷光輕視朝廷。旋即肆逆。向使早用陸贄之言。自罷杞等。則下陵上替之勢。何自而起哉。以陸贄為考功郎中。

贄辭曰。行罰先貴。近而後卑。遠則令不犯。行賞先

卑遠而後貴近則功不遺望先錄大勞次備羣臣  
則臣亦不敢獨辭上不許

李希烈陷汴滑州陳少遊叛

希烈攻汴州李勉城守累月外救不至將共衆萬  
餘人奔宋州滑州刺史李澄以城降賊勉上表請  
罪上曰朕猶失守宗廟勉宜自安待之如初希烈  
遂拔襄邑江淮大震少遊送款於希烈遣使納李  
勉於鄂州

關播罷

甲子  
與元元年大赦

通鑑纂要卷五十三

大曆紀

三

陸贄言於上曰昔成湯以罪已勃興楚昭以善言  
復國陛下誠能不吝改過以謝天下使書詔之辭  
無所避忌則反側之徒革心向化矣上然之故奉  
天所下書詔雖驛將俾卒聞之無不感激揮涕會  
術者言國家厄運宜有變更羣臣請更加尊號上  
以問贄贄曰尊號之興本非古制行於安泰之日  
已累謙冲襲乎喪亂之時尤傷事體必也俯稽術  
數須有變更與其增美稱而失人心不若黜舊號  
以祗天戒上納其言又以中書所撰赦文示贄贄  
言動人以言所感已錢言又不切人誰肯懷今茲

德音悔過之意不得不深。引咎之辭不得不盡。然之。下制曰。小子長于深宮之中。暗於經國之務。積習易弱。君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艱難。不恤征戍之勞苦。澤靡下究。情未上通。事既壅隔。人懷疑阻。猶昧省已。遂用興戎。遠近騷然。衆庶勞止。天譴於上。而朕不寤。人怨於下。而朕不知。馴致亂階。憂興都邑。萬品失序。九廟震驚。上累祖宗。下負蒸庶。痛心隳貌。罪實在予。自今中外書奏。不得言聖神文武之號。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等。咸以勳舊各守藩維。朕無馭乖方。致其起懼。皆由上失其道。

下罹其災。朕實不君。人則何罪。宜并所管將吏等一切待之如初。朱滔雖緣朱泚連坐。路遠必不同謀。念其舊勳。務在弘貸。如能効順。亦與維新。朱泚反易天常。盜竊名器。暴犯陵寢。所不忍言。獲罪祖宗。朕不敢赦。其脅從將吏百姓等。官軍未到以前。並從赦例。越奉天及收京城將士。並賜各奉天定難功臣。其所加墊陌錢稅。間架竹木茶漆。惟鐵之類。悉宜停罷。赦下。四方人心大悅。後李抱真入朝。為上言。山水宣布赦書。士卒皆感泣。臣見人情。此知賊不心平也。

王武俊田悅李納上表謝罪

先是上使人說武俊悅納赦其罪賂以官爵悅等皆密歸款而猶未敢絕朱滔至是見赦令皆去王號上表謝罪

李希烈僭號

李希烈自恃兵強遂謀稱帝遣人間儀於顏真卿真卿曰老夫嘗為禮官所記准諸侯朝天子禮耳希烈遂稱**大楚**皇帝以其黨鄭賁孫廣李綬李元平為宰相

置瓊林大盈庫於行宮

唐書卷三十三

大曆紀

早

上於行宮廡下貯諸道貢獻之物榜曰瓊林大盈庫陸贄諫曰天子以四海為家何必崇聚私貨効匹夫之藏凡在二庫貨賄盡令出賜有功如此則亂必靖賊必平是乃散小儲而成大儲損小寶而固大寶也上即命去其榜

以蕭復為江淮等道宣慰安撫使

蕭復嘗言於上曰宦官為監軍恃恩縱橫此屬但應掌宮掖之事不宜委以兵權國攻上不悅又嘗言陛下踐祚之初聖德光被自用楊炎盧杞顛亂朝政以致今日陛下誠能變更齟齬志臣敢不竭力

儻使臣依阿苟免。臣實不能。又嘗與盧杞同奏事。杞順上旨。復正色曰。盧杞言不正。上愕然。退謂左右曰。蕭復輕朕。命復充山南荆湖江淮等道宣慰安撫使。實疎之也。

胡氏寅曰。蕭復請德宗變。更亂志。此格其非心。引諸當道之言也。然復言宦官縱橫而上。不悅。是與宦官為一體。言盧杞不正。而上切然。是與盧杞為一心。其不可與有為也。伏矣。

詔復王武俊田悅李納官爵

朱滔使人說悅。欲與共取大梁。悅不欲行。會武俊

通鑑纂要卷五十三

大唐紀

四

亦遣田秀馳見悅曰。天子方在隱憂。以德綏我。我曹何得不悔過而歸之。且善九葉天子不事。而事此及滔乎。入即慎勿與俱南。但閉城拒守。武俊請伺其隙。連昭義之兵。擊而滅之。與入即再清河朔。共事天子。不亦善乎。悅意遂決。始滔曰。如約。滔將步騎五萬人。回紇三千人。發河間而南。入趙境。武俊大具犒享。入魏境。悅供承倍豐。滔遣使見悅。約與偕行。悅閉城自守。滔分兵攻貝魏。於是詔加悅右僕射。復以武俊為恆冀深趙節度使。紘為平盧節度使。

遣秘書監崔漢衡使吐蕃發兵

李晟還軍東渭橋

初李晟與劉德信俱屯東渭橋德信不受晟節制

晟因其至營數以澠澗之敗

事見建中四年

斬之因馳入

其軍并將之軍勢益振李懷光有異志又惡晟獨

當一面恐其成功奏請與晟合軍詔許之晟與懷

光會于咸陽西懷光密與朱泚通謀事迹頗露晟

奏奏恐為所併請移軍東渭橋奏不下懷光欲激

怒諸軍奏言諸軍糧賜薄神策獨厚厚薄不均難

以進戰上無以給之乃遣陸贄詣懷光營宣慰因

通鑑卷五十三

大曆紀

三

召晟參議贄還言賊泚勢窮援絕懷光乘勝芟翦

易若摧枯而寇奔不追師若不用每阻諸師進取

之謀礙故難測願依晟所奏上從之時李廷微楊

惠元猶與懷光聯營贄奏曰懷光所患太彊不資

旁助廷微惠元之衆附麗其營不相統屬俾之同

處必不兩全今宜託言晟兵素少慮為賊泚所邀

藉此兩軍迭為犄角仍先諭旨密使促裝詔書至

營即日進路懷光意雖不欲然亦計無所施是謂

先人有奪人之心疾雷不及掩耳者也上曰卿所

料極善然如此則懷光必更生辭轉調息且更

候旬時

李懷光反帝奔梁州

李懷光襲奪李建徽楊惠元軍殺惠元建徽走免懷光又與韓迥瑛書約使為變迥瑛奔之懷光遣其將趙昇鸞入奉天約為內應昇鸞請渾瑊自言城遠以聞且請決幸梁州上遂出城命戴休頴守奉天休頴乘城拒守懷光遣其將孟保等將精騎趣南山邀車駕至盤犀相謂曰彼使我為不臣我以追不及報之不過不使我將耳師衆而東縱之剽掠而是百官從行者皆得入駱谷以追不及還

通鑑纂要卷三

大曆紀

四三

報懷光皆黜之

加神策行營節度使李晟同平章事

李晟得除官制拜突受命謂將佐曰長安宗廟所在天下根本若諸將皆從行誰當城賊者乃治城隍繕甲兵為復京城之計是時懷光朱泚連兵聲勢甚盛晟以孤軍處其間內無資糧外無救援徒以忠義感激將士故其衆單弱而銳氣不衰又以昔遣懷光辭禮卑遜而論以禍福勸之立功補過故懷光慙慙未忍擊之晟以判官張彧假京兆尹擇四十餘人假之官以督渭北諸縣芻粟不旬日

皆充羨。乃流涕誓衆決志平賊。

魏博兵馬使田緒殺其節度使。曰悅。權知軍府。

田悅用兵數敗。士卒死者什六七。其下厭苦之。上以給事中孔巢父為魏博宣慰使。巢父孔子三十世孫也。性辯博。至魏州。對其衆為陳逆順禍福。悅及將士皆喜。兵馬使田緒承嗣之子也。凶險多過失。悅杖而拘之。悅以歸國。撤警備。緒遂與左右殺悅。因請命於巢父。巢父命緒權知軍府。朱滔遣人說緒。許以本道節度使。緒方危迫。送款於滔。李抱真。王武俊。又遣使詣緒。許以赴援。緒召將佐議之。幕僚曾穆。盧南史曰。用兵雖尚威武。亦本仁義。然後有功。幽陵之兵。恣行殺掠。今雖盛彊。其亡可立而待也。柰何以目前之急。欲從人為反逆乎。不若聽命朝廷。天子方蒙塵於外。聞魏博使至。必喜。官爵旋踵而至。參緒從之。遣使奉表詣行在。

李懷光奔河中

上之發奉天也。韓遊瓌帥其麾下八百餘人還邠州。李懷光以李晟軍浸盛。惡之。欲引軍襲之。三令其衆。衆不應。既而閻晏等勸懷光東保河中。徐圖去。執懷光遣使詣邠州。令留後張旂。悉發所留兵。

萬餘人及行營將士家屬會涇陽韓遊瓌陰與諸將相結舉兵殺斫會崔漢衡以吐蕃兵至矯詔遊瓌知軍府事於是遊瓌屯邠寧戴休頰屯奉天略元光屯昭應尚可孤屯藍田皆受晟節度晟軍聲大振始懷光方彊朱泚與書以兄事之約分帝關中及懷光已反其下多叛泚乃賜以詔書且徵其兵懷光慙恚內憂麾下為變外恐李晟襲之遂虜營東走掠涇陽等十二縣雞犬無遺至河中或勸守將呂鳴岳焚橋拒之鳴岳以兵少恐不能支遂納之

申駕至梁州

上在道民有獻瓜果者上欲以散試官授之陸贄奏獻瓜果者賜之錢帛可也上曰試官虛名無損於事贄曰當今所病方在爵輕若又自棄將何勸人今之員外試官雖則授無費祿然而突錡鋒排忠難竭筋力展勤効者皆以是酬之若獻瓜果者亦以授之則彼必相謂曰吾以忘軀命而獲官此以進瓜果而獲官是乃國家以吾軀命同於瓜果矣視人如草木誰復為用哉上居艱難中雖有宰相小大之事必與贄謀之故當時謂之內相上行

止必與之保梁洋道險嘗與費同失上驚憂涕泣  
募得費者賞千金久之乃至上喜甚太子以下皆  
賀然贊數直諫迨上意虛杞雖貶上心亦之費極  
言杞姦邪致亂上雖貌從心頗不悅車駕至梁州  
盜賊之餘糧用頗窘上欲西幸成都衆意未決會  
晨表至言陛下駐蹕漢中所以繫億兆之心成滅  
賊之勢若規小捨大遷都岷峨則士庶失望雖有  
猛將謀臣無所施矣上乃止山南節度使嚴震百  
方以聚財賦民不至困窮而供億無乏

鳳翔節度使李楚琳遣使詣行在

通鑑纂要卷三

大唐紀

梁

初奉天圍既解李楚琳遣使入貢上不得已除鳳  
翔節度使而心疑之使者數輩至上皆不引見欲  
以渾瑊代之陸贄奏曰楚琳之罪固大但以乘輿  
未復大愆猶在儻楚琳發憾徇征則我咽喉梗而  
心膂分矣今幸而端檣望正宜厚加撫循得其持  
疑便足集事化今將東豈盡無疵人皆省思孰免  
疑畏又况阻命脅從之疏安敢歸化哉上乃善待  
楚琳使者優詔存慰之

以韓遊瓌為邠寧節度使

加李晟諸道副元帥

晟家百口及神策軍士家屬皆在長安。朱泚善遇之。軍中有言及家者。晟泣曰。天子何在。敢言家乎。泚使晟親近。以家書遺晟曰。公家無恙。晟怒曰。爾敢為賊為間。立斬之。軍士未投。春衣盛夏。猶衣裘。尚終無叛志。

以回緒為魏博節度使

渾瑊以吐蕃兵拔武功

瑊引兵屯奉天。與李晟東西相應。以逼長安。

姜公輔罷為左庶子

上長女唐安公主薨。上欲為造塔厚葬之。公輔表

通鑑纂要手三

大曆紀

四七

諫以為山南非久安之地。且宜儉薄。以副軍須之急。上謂陸贄曰。造塔小費。非宰相所宜論。公輔正欲指朕過失。自求名耳。贄上奏曰。凡論事者。當問理之是非。豈計事之大小。假有意將指過諫。以取名。但能問善而遷。見諫不逆。則所指者適足以彰陛下莫大之善。所取者適足以資陛下無疆之休矣。儻或怒其指過而不改。則陛下招惡直之譏。黜其取名而不察。則陛下被違諫之謬。是乃掩已過而過。彌著損彼名而名益彰矣。上意猶怒。罷公輔

為左庶子

范氏祖禹曰人君擇賢以為相蓋欲聞其忠言嘉謀以文脩所不逮也故書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而後世宰相遂與諫臣分職人君得失真之諫者而相不預焉此諫諍之人持祿保位之計非賢相之職華也姜公輔一諫德宗而德宗以為非所宜論辛賡黜之不明之君豈知所以任相哉

### 李抱真會王武俊於南宮

賈林復為抱真說武俊武俊從之軍於南宮東南抱真自臨洛引兵會之兩軍尚相疑抱真以數騎詣武俊營見武俊敘國家禍難天子播遷持武俊哭流涕縱橫武俊亦悲不自勝遂約為兄弟誓同滅賊抱真退入武俊帳中耐寢久之武俊感激遂連營而退

### 韓滉遣使貢獻

山南地熱上以軍士未有春服亦自御袂衣至是鹽鐵判官王恕以江淮縑帛來至上命先給將士然後御衫韓滉又欲遣使獻綾羅四十擔於行在幕僚何士幹請行滉喜曰君能相為行請今日過江士幹許諾歸別家則薪米儲衍已羅明宛矣登舟則資裝器用已充舟中矣每擔夫與白金一

使置腰間。又運米百艘以餉李晟。艘置五弩。手有  
寇則叩舷相警。五百弩已發矣。比達渭橋。盜不敢  
近。時關中斗米五百及泥米至。減五之四。

### 吐蕃引兵歸國

朱泚使田希鑿以金帛賂吐蕃。渾瑊屢與約。刻日  
取長安。既而不至。遂引兵去。上甚憂之。以問陸贄。  
贄奏曰。吐蕃遷延。觀望翻覆多端。率帥欲捨之。獨  
前則慮其懷怨乘蹻。欲待之合勢。則苦其失信。稽  
延戎若未歸。寇終不滅。上曰。善。然瑊晟諸軍當議  
規畫。令其進取。贄對曰。賢君選將委任責成。及能

通鑑纂要卷五十二

大曆紀

兇

有功。况今秦梁千里。兵勢無常。遙為規畫。未必合  
宜。彼違命則失君威。從命則害軍事。不若假以便  
宜之權。則呼帥感悅。智勇得伸。矣夫鋒鏑交於原  
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機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  
千里之外。上有掣肘之譏。而下無死綏之志。且君  
上之權特異。臣下惟不自用。乃能用人。惟陛下圖  
之。

李晟等收復京城。朱泚亡走。其將韓旻斬之以降。

晟大陳兵。諭以收復京城。引所獲謀人示之。飲之  
酒。給錢而縱之。召諸將問兵所從入。皆請先取外

城據坊市然後北攻宮闕晟曰坊市狹隘賊若伏  
兵格鬪非官軍之利也今賊重兵皆聚苑中不若  
自苑北攻之潰其腹心賊必奔亡如此則宮闕不  
殘坊市無擾策之上者也諸將皆曰善乃牒潭城  
駱元光尚可孤刻期集於城下尚可孤敗泚將仇  
拔忠於藍田西斬之晟移軍於光泰門外方築壘  
泚兵大至晟縱兵擊之賊反走明日晟復出兵諸  
將請待西師至夾攻之晟曰賊數敗已破膽不乘  
勝取之使其成備非計也賊出戰屢敗晟使兵馬  
使李演王佖將騎兵史萬頃將步兵直抵苑牆成

先開墻二百餘步賊柵斷之晟怒欲斬萬頃等萬  
頃帥衆拔柵而入佖演繼之賊衆大潰諸軍分道  
並入且戰且前凡十餘合賊不能支皆潰張光晟  
勸泚出亡泚乃與姚令言帥餘衆西走光晟降晟  
遣兵馬使田子可以騎兵追泚令諸軍曰晟賴將  
士之力克清宮禁長安士庶久陷賊廢若小有震  
驚非平民代罪之意晟與公等室家相見非晚五  
日內無得通家信大將高明曜取賊奴尚可孤軍  
士取賊馬晟皆斬之軍中散粟公私安堵秋毫無  
犯是日渾瑊戴休顏韓遊瓌亦克咸陽晟斬泚黨

李希情等於市吏守節不屈者。兵部侍郎劉迺。大理卿蔣沈等。遣掌書記于公異。作露布上行在。曰。臣已肅清宮禁。祇謁鞍圍。鍾簾不移。廟貌如故。上覽之。泣下曰。天生李晟。以為社稷。非為朕也。泚將奔吐蕃。其衆隨道散亡。比至涇州。纔得百餘騎。田希鑿閉城拒之。涇卒遂殺姚令言。請希鑿降。泚獨與范陽親兵北走。寧州刺史夏侯英拒之。泚將梁亥芬射泚墜。阡中韓旻等斬之。請涇州降。傳首行在。詔以希鑿為涇原節度使。

以李晟為司徒中書令。渾瑊為侍中。駱元光等遷官。  
通鑑纂要卷五十三  
大唐紀  
五  
有差

### 帝發梁州

上至鳳翔。諸軍甚盛。欲因此遣人代李楚琳。陸贄奏。如此。則事同脅執。以言乎除亂。則不武。以言乎務理。則不誠。議者或謂之權。夫權之為義。取類權衡。合輦路所經。首行脅奪。易一帥而虧萬乘之義。得一方而結四海之疑。謂之權也。不亦反乎。不如俟真枕京邑。徵按一官。彼將奔走。不暇安敢復勞誅鉏哉。

遣給事中孔巢父宣慰河中。李懷光殺之。

車駕長安

渾瑊韓遊瓌戴休顏以其衆危從李晟駱元光尚  
可孤以其衆奉迎步騎十餘萬旌旗數十里晟謁  
見上於三橋先賀平賊後謝收復之晚伏路左請  
罪上駐馬慰撫為之掩涕令左右扶上馬至宮每  
聞日輒宴勲臣晟為首瑊次之諸將相又次之

徵李泌為左散騎常侍

泌為杭州刺史徵詣行在日直西省朝野皆屬目  
上問河中為憂泌曰天下事甚有可憂者若惟河  
中不足憂也陛下已還宮闕懷光不束身歸罪乃

通鑑卷五十三

大唐紀

五

庖殺使臣鼠伏河中不日必為帳下所梟矣初上  
發吐蕃以討朱泚許以安西北廷之地與之及泚  
誅吐蕃來求地上與之泌曰安西北廷人性驍  
悍控制西域五十七國及十姓突厥又分吐蕃之  
勢使不得併兵東侵柰何拱手與之况日者吐蕃  
陰持兩端大掠而去何功之有衆議亦以為然上  
遂不與之

顏真卿為李希烈所殺

李希烈聞希借伏誅忿怒遣中使至蔡州殺顏真  
卿中使曰有敕真卿再拜中使曰今賜卿死真卿

曰老臣無狀罪當死。不知使者幾日發長安。使者曰。自大梁來。真卿曰。然則賊耳。何謂敢邪。遂縊殺之。

以李晟為鳳翔隴右節度等使。進爵西平王。

晟以涇州倚邊。屢害軍帥。奏請往理。不用命。着力田積粟。以攘吐蕃。遂以晟兼鳳翔隴右節度等使。時李楚琳入朝。晟請與俱。至鳳翔。斬之以懲逆亂。上以新復京師。務安反仄。不許。晟至鳳翔。治殺張鑑之罪。斬裨將王斌等十餘人。

馬燧討李懷光。取晉慈隰州。以渾瑊為河中節度使。

通鑑纂要卷三十三

大唐紀

五十三

康日知為晉慈隰節度使。

懷光遣將守晉慈隰三州。燧遣人說下之。詔以瑊鎮河中。三州隸燧。燧初以王武俊急攻。康日知於趙州奏請詔武俊。與李抱真同擊朱滔。而以深趙與之。改日知為晉慈隰節度使。上從之。日知未至而三州降。燧上使燧兼領之。燧表請讓於日知。且言因降而授。恐後有功。連以為常。上虛而許之。燧遣使迎日知。既至。籍府庫而歸之。

以竇文場。王希遷為監神策軍兵馬使。

初。魚朝恩既誅。代宗不復使宦官典兵。上即信悉。

以禁兵委白志貞。志貞得罪。上復以竇文場代之。及還長安。頗忌宿將握兵多者。稍稍罷之。以文場希遷。分典禁旅。

### 李澄以鄭滑降。劉洽克汴州。

李希烈遣其將翟崇暉圍陳州。久之不克。李澄知大梁兵火。不能制滑州。遂焚希烈所授旌節。誓衆歸國。劉洽遣都虞候劉昌與隴右節度使曲環等將兵救陳州。擒崇暉。進攻汴州。希烈懼。奔蔡州。澄引兵趣汴州。希烈鄭州守將詣澄降。汴州守將田懷珍開門納洽軍。李勉累表請自戾。詔罷都統。平

通鑑纂要卷三十三

大唐紀

五

章事如故。至長安。素服待罪。議者多以勉失守不  
應尚為相。李泌言於上曰。李勉公忠雅正。而用兵  
非其所長。且大梁不守。將士棄妻子而從之者。殆  
二萬人。足以見其得衆心矣。且劉洽出勉麾下。勉  
悉衆以授之。卒平大梁。亦勉之功也。上乃命勉復  
位。

### 加韓滉同平章事

議者或言滉聚兵脩城。陰蓄異志。上疑之。以問李  
泌。對曰。滉公忠清儉。真賊不絕。鎮撫江東。盜賊不  
起。所以脩城。為迎寇之前耳。此乃人臣忠篤之慮。

奈何更以為罪乎。混性剛嚴不附權貴。故多謗毀。臣敢保其無他。上曰。外議洶洶。卿弗聞乎。對曰。臣固聞之。其子臯為郎。不敢歸省。正以謗語沸騰。故也。退遂上章。請以百口保混。他日又言於上曰。臣之上章。非私於混。乃為朝廷計也。上曰。如何。對曰。今天下旱蝗。關中米斗千錢。倉廩耗竭。而江東豐稔。願陛下早下臣章。以解朝衆之惑。面諭韓臯。使之歸覲。令混速運糧儲。此朝廷大計也。上即下泌章。令臯歸覲。面諭之曰。卿父比有謗言。朕不復信。關中乏糧。宜速致之。臯至。混感悅。即日發米百萬斛。聽臯留五日還朝。自送至江上。冒風濤而遣之。陳少遊聞之。即貢米二十萬斛。少遊卒。大將王韶欲自為留後。混遣使謂之曰。汝敢為亂。吾即日全軍度江誅汝矣。韶懼而止。上聞之喜。謂李泌曰。混不惟安江東。又能安淮南。真大臣之器。卿可謂知人。遂加混平章事。江淮轉運使混入貢無虛月。朝廷賴之。使者勞問相繼。恩遇始深矣。

蕭復罷為左庶子

復奉使自江淮還。乃辭位。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五十三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五十四

起唐德宗貞元元年  
至德宗貞元十六年

貞元元年贈顏真卿司徒

謚文忠

以盧杞為澧州別駕

盧杞遇赦移吉州長史。謂人曰：吾必再入未幾上果欲用為饒州刺史。給事中袁高應草制。執以白盧翰。劉從一曰：盧杞作相致鑿與播遷海內瘡痍奈何。遽遷大郡。顏相公執奏翰等不從。更命他舍人草制。制出高執之不下。且奏杞極惡窮凶。何可

通鑑纂要卷五十四

六庫紀

乙

復用上不聽。補闕陳京趙需等上疏曰：杞三年擅權百揆失敘。華夷同棄。儻加巨姦之寵。必失百姓之心。高復於正牙論奏上曰：杞已再更赦。高曰：赦者止原其罪。不可為刺史。京等亦爭之曰：杞之執政百官常如兵在其頸。今復用之。則姦黨皆垂掌而起。上大怒。諫者稍引却。京顧曰：需等勿退。此國大事。當以死爭之。上怒稍解。謂宰相與杞小州李勉曰：陛下欲與之。雖大州亦可。其如天下失望。何乃以杞為澧州別駕。上謂李泌曰：朕已可袁高所奏。泌曰：累日外人切議。比陛下於桓靈。今承德音

乃堯舜之不逮也。上悅。杞竟卒於澧州。

馬燧敗李懷光兵於陶城。益潭滅。又破懷光兵於長

春官

時連年旱蝗。資糧匱竭。言事者多請赦懷光。李晟  
上言。赦懷光有五不可。燧入朝。奏曰。懷光凶逆尤  
甚。赦之無以令天下。願更得一月糧。必為陛下平  
之上許之。

以韋臯為西川節度使

朱滔死。以劉怱為幽州節度使

陝虢軍亂。殺其節度使張勣。詔以李泌為都防禦使。轉

通鑑纂要卷四

大車紀

二

運使

陝虢兵馬使達奚抱暉。鳩殺節度使張勣。代撫軍  
務。邀求旌節。且陰召李懷光將達奚小俊為援。上  
謂李泌曰。若蒲陝連衡。則猝不可制。而水陸之運  
皆絕矣。不得不煩卿一往。乃以泌為都防禦使。水陸  
運使。欲以神策軍送之。泌曰。陝城三面懸絕。攻之  
未可以歲月下也。臣請以單騎入之。且今河東全  
軍屯安邑。馬燧入朝。願救燧與臣同辭。偕行。使陝  
人知之。亦一勢也。泌竟陝州將吏在長安者語之。  
曰。主上以陝虢饑。故不授泌節。而領運使。欲令杼

江淮米以賑之。又當使抱暉將行營。有功則賜旌節矣。抱暉稍自安。必與燧疾驅而前。將佐不狹抱暉之命來迎。必笑曰。吾事濟矣。去城十五里。抱暉亦出謁。必慰撫之。抱暉喜。必視事實。佐有請。奔人自事者。必曰。易帥之際。軍中煩言。乃其常理。必到自安。貼矣。不願聞也。由是反仄者皆自安。必但索簿書治糧儲。明日召抱暉語之曰。吾非愛汝而不誅。恐自今有危疑之地。朝廷所命將帥。皆不能入。故句汝餘生。汝為我齋幣祭。前使慎無入關。自擇安處。潛來取。寡保無他也。必之辭行也。上藉陝

將預於亂者七十五人。授必使誅之。必奏已遣抱暉餘不足問。上復遣中使必使誅之。必不得已。械兵馬使林滔等五人。送京師。抱暉遂亡。命不知所之。

大旱

灞壠將竭。長安井無水。度支奏中外經費纒支七旬。詔浮費元倉皆罷之。

馬燧取長春宮。遂及諸軍平河中。李懷光縊死。

馬燧與諸將謀曰。長春宮不下。則懷光不可得。然其守備甚嚴。攻之曠日。持乂我當身往諭之。遂徑

造城下呼其守將徐庭光庭光帥將士羅拜城上  
燧知其心屬徐謂之曰我有朝廷來可西向受命  
庭光等復西向拜燧曰汝曹徇國立功四十餘年  
何忽為賊族之計從吾言非止免禍富貴可圖也  
衆不對燧披襟曰汝不信吾言何不射我將士皆  
伏泣燧曰此皆懷光所為汝曹無罪第堅守勿出  
皆曰諾燧等遂進逼河中懷光舉火諸營不應駭  
元光使人招庭光庭光罵辱之及燧還乃開門降  
燧以數騎入城慰撫之其衆大呼曰吾輩復為王  
人矣渾瑊謂僚佐曰始吾謂馬公用兵不吾逮也

今乃知吾不逮多矣燧帥諸軍至河西河中軍士  
自相驚曰西城環甲矣又曰東城捉船音劫隊矣須  
臾軍士皆易其號為太平字懷光不知所為乃縊  
而死燧自辭行至是凡二十七日渾瑊盡得懷光  
之衆朔方軍自是分居邠蒲矣

赦懷光一子收葬其尸畱討淮西兵

上問陸贄今復有何事宜區處者贄以河中既平  
慮必有希旨生事之人請乘勝討淮西者季希列  
必誘諭其所部及新附諸帥曰奉天息兵之旨乃  
因窘急而言朝廷稍安必復誅伐如此則四方負

罪者孰不自疑建中之憂行將復起乃上奏曰陛下悔過降罪聞者涕泣故諸將效死叛夫請罪遊泚懷光相繼梟殄今叛帥華而復修臣禮然其深言密議固亦未盡坦然所宜布恤人之惠以深威乘威賊之威以行惠臣所未敢保者唯希烈耳担其私心非不追悔但以猖狂失計已竊大名維荷陛下全宥之恩然不能不自覲於天地之間耳縱未順命斯為獨夫內則無辭以起兵外則無類以求助陛下但敕諸鎮各守封疆彼既氣奪算窮是乃犍牛之類不有人揭則當鬼誅古所謂不戰而服人之兵者斯之謂歟詔以李懷光嘗有功宥其一男歸其只使收葬諸道與莊西連接者非彼侵軼不須進討李希烈若降當待以不死自餘一無所問

盧龍節度使劉怱卒以其子濟知節度事

劉從一服

貞兩

二年以劉滋從造齊映同平章事

上以造敢言故不次用之滋映多讓事於造令宰相分判六曹映判兵部李勉判刑部滋判吏禮部造判戶工部

淮西將陳仙奇殺李希烈以降以仙奇為節度使

希烈別將寇襄鄭州樊澤李澄擊破之希烈兵勢日蹙會有疾仙奇使醫毒殺之因屠其家舉衆未奉詔以為淮西節度使

陳仙奇為其將吳少誠所殺以少誠為留後

少誠素狡險為李希烈所寵任故為之報仇

**胡氏實**曰陳仙奇為國殺賊賞以節鉞是也吳少誠黨賊而殺仙奇亦以與之則賞罰混穢兆淮蔡之亂矣

以曲環為陳許節度使

通鑑纂要卷十四

大曆紀

六

吐蕃入寇詔渾瑊駱元光屯咸陽

置十六衛上將軍

初上與常侍李泌議復府容泌言府兵平日皆安

居田畝每府有折衝領之農隙教戰有事徵發則以符契下州府參驗發之至所期處將帥按閱有不精者罪其折衝甚者罪及刺史軍還則賜勳加

賞行者近不踰時遠不經歲高宗以劉仁軌為泚河鎮守使以圖吐蕃於是始有久戍之後又牛仙

客以積財得宰相邊將効之誘戍卒使以所齎緡帛寄於府庫而皆役之利其死而沒入其財故戍

卒還者什無二三然未嘗有外叛內侮者誠以顧  
戀田園忍累宗族故也自開元之末張說始募長  
征卒兵不土蕃不自重惜忘身物利禍亂遂生勳  
使府兵之法不廢安有如此下陵上替之患哉上  
以為然因有是命然卒亦不能復也

### 京城戒嚴

吐蕃遊騎及好時京城戒嚴民間傳言上復欲出  
幸齊映見上言曰外間皆言陛下已理裝具擢人  
情恟懼夫大禍不再陛下柰何不與臣等熟計之  
因伏地流涕上亦為之動容

### 通鑑卷之四

大唐紀

七

### 李晟遣兵擊吐蕃於沂城敗之

晟遣其將王倕將驍勇三千伏於沂城戒之曰虜  
過城下勿擊其首俟見五方旌虎豹衣乃其中軍  
也出其不意擊之必大捷倕用其言尚結贊敗走  
僅而獲免謂其人曰唐之良將李晟馬燧渾瑊而  
已當以計去之入鳳翔境禁虜掠以兵直抵城下  
曰李令公召我來何不出備我經宿而還

### 李晟遣兵拔吐蕃權沙堡

### 韓滉劉玄佐曲環俱入朝

先是關中倉庫竭禁軍或自脫巾呼於道曰物吾

於軍而不給糧。吾罪人也。上憂之甚。會韓滉運米三萬斛至。際李必奏之上。喜謂太子曰。吾父子得生矣。時禁中不釀。命於坊市取酒為樂。又遣中使諭神策六軍軍士。皆呼萬歲。特此。歲饑。餽兵民。卒皆瘦黑。又麥熟。市有醉者。人以為瑞。然人乍飽。食死者甚衆。數月。人膚色乃復故。滉遂入朝。過汴。時劉玄佐父未入朝。滉與約為兄弟。請拜其母。其母喜為置酒。酒半。滉曰。弟何時入朝。玄佐曰。父欲入朝。力未能辦耳。滉曰。滉力可及。弟宜早入朝。又母垂白。不可使財諸婦女。牲。填宮也。毋悲泣。不自勝。滉乃遣玄佐錢二十萬緡。備行裝。滉留大梁三日。大出金帛賞勞。一軍為之傾動。玄佐驚服。遂與曲環俱入朝。上嘉韓滉之功。以滉兼度支轉運等使。

律造罷

李晟入朝

工部侍郎張嘉晟之婿也。晟在鳳翔。以女嫁慕容。崔樞禮重之。過於嘉晟。怒遂附於左僕射張延賞。上忌及功名。會吐蕃有離間之言。延賞等騰諂於朝。無所不至。晟聞之。晝夜泣目。為之腫。遣子弟詣長安表請。為僧不詎入朝。稱疾懇辭。方鎮亦不

許韓泥素與晟善上命泥諭旨使與延賞釋怨引  
延賞詣晟第謝因飲盡歡晟表薦延賞為相

丁卯

三年以張延賞同平章事

雲南王異牟尋請內附

初雲南王閣羅鳳陷嵩州獲西瀘令鄭回回通經  
術閣羅鳳愛重之其子及孫異牟尋皆師事之及  
異牟尋為王以回為相號清平官雲南有衆數十  
萬吐蕃每入寇常以為前鋒賦歛重數又奪其險  
要地立城堡徵兵助防雲南苦之回說異牟尋  
自歸於唐曰中國尚禮義有恩澤無賦役異牟尋

通鑑纂要卷五十四

大唐紀

九

以為然會西川節度使韋皋招撫群蠻異牟尋潛  
遣人因諸蠻求內附皋奏宜招納之以離吐蕃之  
黨分其勢上命皋先作邊將書以諭之微觀其趣  
貶齊映為夔州刺史

張延賞與映有隙映在諸相中頗稱敢言上浸不  
悅延賞因言映非宰相器貶之

劉滋罷以柳渾同平章事

韓滉性苛暴方為上所任言無不從他相充位而  
已百官群吏救過不贖渾雖為滉所引薦正色讓  
之曰先相公以榻察為相不滿歲而滉今公又甚

焉。奈何榜吏於省中。至有死者。且作福作威。豈人臣所宜。混愧。為少霽威嚴。

以白志貞為浙西觀察使。

柳渾曰。志貞儉人。不可復用。會渾疾。不視事。詔下用之。渾疾間。遂乞骸骨。不許。

臣等謹按。涇卒之亂。德宗召禁兵禦賊。竟無一人。至者。蓋由白志貞。補以市井富兒。而受其賂。故兵政敗壞。而宿衛空虛也。及身被蒙塵之辱。幾於不保。而猶不之罪。始則迫於李懷光之請。而後貶之。尋復建柳渾之言而用之。何其好惡之乖僻如此哉。

通鑑纂要

卷十四

十

以李晟為太尉

吐蕃尚結贊卑辭厚禮。求和於馬燧。燧信其言。為之請於朝。李晟曰。戎狄無信。不如擊之。張延賞與晟有隙。數言和親。便上亦素恨回紇。欲與吐蕃擊之。延賞又言。晟不宜典兵。上乃謂晟曰。朕以百姓之故。與吐蕃和親。決矣。大臣既與吐蕃有怨。宜留輔朕。自擇代者。晟薦都虞候邢君牙。遂以君牙為鳳翔尹。加晟太尉。解鎮。

以渾瑊為會盟使

瑊將二萬餘人赴盟所尚結贊請盟于土梨樹或言土梨樹多險阻不如平涼乃許盟于平涼初韓滉薦劉玄佐可使將兵復河湟玄佐亦贊成之至是玄佐奏言吐蕃方彊未可與爭張延賞奏以河湟事委李抱真抱真亦固辭由延賞罷李晟兵柄故武臣皆憤怒解體不肯為用故也

渾瑊與吐蕃盟于平涼吐蕃劫盟

瑊之發長安也李晟深戒之以盟所為備不可不嚴張延賞言於上曰晟不欲盟好之成故戒瑊以嚴備我有疑彼之形則彼亦疑我矣盟何由成上

通鑑纂要卷十四

大唐紀

十一

乃召瑊切戒以推誠待虜勿為猜疑瑊奏吐蕃決以辛未盟延賞集百官稱詔示之曰李太尉謂和好必不成今盟日定矣晟聞之泣曰吾生長西陲備諸虜情所以論奏但取朝廷為大戎所侮耳上始命駱元光也潘原距盟所且七十里公有急何從知光謂瑊曰潘原距盟所且七十里公有急何從知之請與公俱瑊以詔指同止之元光不從與瑊連營相次距盟所三十餘里元光壕柵深固瑊壕柵皆可踰也元光伏兵於營西處瑊亦遣五百騎伏於其側曰若有變則汝曹西趣柏泉以分其勢將

盟尚結贊又請各遣遊騎數十更相覘索賊許之吐蕃伏精騎數萬於壇西遊騎貫穿(唐)軍出入無禁(唐)騎入虜軍悉為所擒賊等皆不知入幕易禮服虜伐鼓三聲大譟而至賊自幕後出偶得他馬乘之伏鬣入其銜馳十里銜方及馬口虜縱兵追擊(唐)將卒死者數百人副使崔漢衡被擒賊至其營將卒已遁元光發伏成陳以待之虜騎乃還是日上視朝謂諸相曰今日和戎息兵社稷之福仰渾曰戎狄豺狼也非盟誓可結今日之事臣竊憂之李晟曰誠如渾言上變色曰柳渾書生不知邊

計大臣亦為此言邪皆頓首謝是夕韓遊瓌表言虜劫盟者兵臨近鎮上大驚謂柳渾曰卿書生乃能料敵如此其審邪上發出幸大臣諫而止李晟大安園多竹或言晟伏兵其間謀因倉猝為變晟伐其竹上遣中使齎詔遣尚結贊不納而還以馬燧為司徒兼侍中

初吐蕃尚結贊惡李晟馬燧渾瑊曰去三人則(唐)可圖也於是離間李晟因馬燧以求和欲執渾瑊以賣燧使并獲罪因縱兵直犯長安會失渾瑊而止獲馬燧之姪命謂曰胡以馬為命吾在河曲春

草未生。馬不能舉。足當是時。侍中渡河掩之。吾金軍覆沒矣。今蒙侍中力全軍得歸。柰何拘其子孫。遣奔與宦官俱。文珍等歸上。由是惡燧。罷其副元帥節度使。以為司徒侍中。張延賞懸懼謝病。

范氏祖禹

曰。人君於其所不當疑而疑之。則於其所不可信而信之矣。李晟之功。社稷是賴。而德宗猜忌。使憂懼不保朝夕。至於讒邪之詭計。戎狄之

甘言。則推誠而信之。不疑。由其心術顛倒。見善不明。故也。延賞以私憾敗國殄民。刑號犬馬。德宗曾不致詰使之得保首領死牖下。幸矣。

通鑑纂要

辛巳

大唐紀

十三

以李泌同平章事

泌初視事。與李晟等俱入見。上謂泌曰。朕欲與卿有約。卿慎勿報仇。有恩者。朕當為卿報之。對曰。臣素奉道。不與人為仇。李輔國元載皆害臣者。今自斃矣。素所善者。率已顯達。或多零落。臣無可報也。臣今日亦願與陛下為約可乎。上曰。何不可。泌曰。願陛下勿害功臣。李晟馬燧有大功於國。聞有讒之者。陛下萬一嘗之。則宿衛之士。方鎮之臣。無不憤恹反仄。恐中外之變復生也。陛下誠不以二臣功大而忘之。二臣不以仕高而自疑。則天下求無

事矣。上以為然。晨燧皆起泣謝。上因請。必曰。自今凡軍旅糧儲事。卿主之。吏禮委延賞。刑法委渾。必曰。陛下不以臣不才。使得待罪宰相。宰相之職。天下事咸共平章。不可分也。若各有所主。是乃有司非宰相矣。上笑曰。朕適失辭。卿言是也。

### 以李昇為詹事

初張延賞與李叔明有隙。上入駱各衛士多亡。叔明之子昇及郭曙令狐建等恐有姦人危乘輿。相與鬻臂為盟。更輕上馬。以至梁州。及還長安。上皆以為禁衛將軍。寵遇甚厚。延賞知昇私出入宮園。太長公主第密以白上。上使李泌察之。泌曰。此必有動搖東宮者。其延賞乎。上曰。何以知之。泌具為上言。二人之隙。且言昇承恩顧。延賞無以中傷。而部主乃太子妃之母也。故欲以此陷之耳。上笑曰。是也。泌因請罷昇宿衛。以遠嫌從之。

### 停西域使者廩給。分隸神策軍

初河隴既沒於吐蕃。安西北庭及西域使人在長安者。歸路阻絕。皆仰給於度支。李泌知胡客皆有妻。有買田宅。安君不敢歸。命停其給。凡四千人。皆詣政府訴之。泌曰。此皆從來宰相之過。豈有外國

使者留京師數十年。不聽歸乎。今當假道回絕。各遣歸國。不願者。當於鴻臚自陳。授以職位。給俸。猶人生當乘時展用。豈可終身容死乎。於是胡容無一人願歸者。必皆分隸。押策兩軍。禁旅益壯。歲省五十萬緡。

### 募戍卒屯田京西

上復問泌以復府兵之策。對曰。今歲卒戍京西者十七萬人。計歲食粟二百四萬斛。今粟斗直錢百五十。為錢三百六萬緡。國家比遭饑亂。經費不充。就使有錢。亦無粟可糴。未暇議復府兵也。上曰。然

則亟減戍卒歸之。如何。對曰。陛下誠用臣言。可不減戍卒。不擾百姓。糧食皆足。府兵亦戍。上曰。果能如是。何為不用。對曰。此須急為之。過旬日則不及矣。上問其計。泌曰。吐蕃久居原蘭之間。以牛運糧。糧盡牛無。所用請發左藏惡綿。染為綵纈。因党項以市之。計十八萬匹。可致六萬餘頭。命諸冶鑄農器。糴麥種。分賜緣邊軍鎮。募戍卒耕荒田而種之。約麥熟倍償其種。其餘據時價五分增一。官為糴之。來春種禾亦如之。沃土久荒。所收必厚。戍卒獲利耕者浸多。糴價必賤。名為增之。而實比今歲所

減多矣。且邊地官多闕。請募人入粟以補之。可足  
今歲之糧。上皆從之。因問曰。知言府兵亦集如何。  
對曰。舊制戍卒五年而代。今旣因田致富。必不思  
歸。及其將滿。下令有願留者。即以所開田為永業。  
家人願來者。本員續食遣之。不過數畝。則戍卒皆  
土著。乃悉以府兵之法理之。是變關中之疲弊為  
富彊也。上喜曰。如此。天下無復事矣。必曰。未也。臣  
能不用中國之兵。使吐蕃自困。上曰。計將安出。對  
曰。臣未敢言之。俟麥未有效。然後可議也。必意欲  
結回紇。大食。雲南。與共圍吐蕃。知上素恨回紇。恐  
聞之不悅。并屯田之議不行。故不肯言。旣而戍卒  
應募願耕屯田者。什五六。

柳渾罷為左散騎常侍

初渾與張延賞議事數異。同延賞使人謂曰。相公  
節言。則重位可久。渾曰。為吾謝張公。渾頭可斷。舌  
不可禁。由是交惡。上好文雅。溫藉。而渾質直無威  
儀。時發俚語。上不悅。罷之。

幽郃國大長公主。流李昇於嶺表

公主。肅宗女也。適蕭升。女為大子妃。恩禮甚厚。宗  
戚皆疾之。主素不謹。李昇等數入出入其第。或告

主淫亂且為厭禱上大怒幽之禁中流昇等黃表  
切責太子太子懼請與妃離昏上召李泌告之且  
曰舒王近已長立孝友溫仁泌曰陛下惟有一子  
柰何欲廢之而立姪且陛下所生之子猶疑之何  
有於姪舒王雖孝自今陛下宜努力勿復望其孝  
矣上曰卿不愛家族乎對曰臣惟愛家族故不敢  
不盡言若畏陛下威怒而為曲從陛下明日悔之  
必尤臣云吾獨任汝為相不力諫使至此必復殺  
而子臣老矣餘年不足惜若寃殺臣子使臣以姪  
為嗣臣未知得敬其祀乎因嗚咽流涕上亦泣曰

事已如此柰何對曰此大事願陛下審圖之自古  
父子相疑未有不亡國者且陛下不記建寧之事  
乎上曰建寧叔實寃肅宗性急故耳泌曰臣昔為  
此故辭歸誓不近天子左右不幸今日復為陛下  
相又覩茲事且其時先帝常懷危懼臣臨辭日因  
誦黃臺瓜辭肅宗乃悔而泣上意稍解乃曰貞觀  
開元皆易太子何故不亡對曰承乾謀反事覺大  
宗使其舅與朝臣數十人鞠之事狀顯白然當時  
言者猶云願陛下不失為慈父使太子得終天年  
太宗從之并廢魏王泰且陛下既知肅宗急而老

寧寃則願深戒其失從容三日定其端緒必釋然  
知太子之無他矣若果有迹願陛下如貞觀之法  
并廢舒王而立皇孫則百代之後有天下者猶陛  
下子孫也至於武惠妃譖太子瑛兄弟殺之海內  
冤憤乃百代所當戒此又可法乎且太子居少陽  
院未嘗接外人預外事安得有異謀彼譖人者巧  
詐百端雖有手書如晉愍懷衷甲如太子瑛猶未  
可信况但以妻母為累乎幸賴陛下語臣臣敢以  
家族保太子彞使楊素許敬宗李林甫之徒承此  
旨已就舒王圖定策之功矣上曰此朕家事何預  
於卿而力爭如此對曰天子以四海為家臣今獨  
任宰相之重四海之內一物失所責歸於臣况坐  
視太子寃橫而不言臣罪大矣上曰為卿遷延至  
明日思之必抽笏叩頭而泣曰如此臣知陛下父  
子慈孝如初矣然陛下還宮當自審思勿露此意  
於左右露之則彼皆欲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上  
曰具曉卿意必歸語子弟曰累汝曹矣太子遣人  
謝泌曰若必不可救欲先自仰藥如何泌曰必無  
此慮願太子起敬起孝苟必身不存則事不可知  
耳間一日上開延英殿獨召泌流涕曰非卿切言

朕今日悔無及矣。太子仁孝，實無他也。自今軍國及朕家事，皆當謀於御史。必拜賀。因曰：臣報國畢矣。驚悸亡寤，不可復用。願乞骸骨。上慰諭不許。

詎氏相禹

曰：李泌善處父子兄弟之間，故能以其

直誠正言，感悟人主，卒使父子如初，可謂忠矣。泌謂天子以四海為家，則莫非家事。以君之子為己任，其知相之職業哉。

### 回紇求和親許之

回紇合骨咄祿可汗，屢求和親。上未之許。會邊將告之馬。李泌言於上曰：臣有愚策，可使馬賤十倍。

通鑑纂要卷十四

大唐紀

十九

上問之，對曰：願陛下推至公之心，屈已徇人，為社稷計，臣乃敢言。上曰：何故？必曰：臣願陛下北和回紇，南通雲南，西結大食，天竺。如此，則吐蕃自困，馬亦易致矣。上曰：三國當如卿言。至於回紇，則不可。必曰：臣固知陛下如此，所以不敢早言。然今日之計，回紇為先。三國差緩，且陛下所以不可，豈非以陝州之耻邪？上曰：然。韋少華等以朕之故，受辱而死。朕豈能忘之？必曰：害少華等乃牟羽可汗後復入寇。為今可汗所殺，然則今可汗乃有功於陛下。又何怨邪？上終不許。必乃乞骸骨。上曰：朕不憚屈。

已。但不能負少華輩耳。必曰。以臣觀之。少華輩召陛下。非陛下召之也。上曰。何故。對曰。昔葉護將兵助國。肅宗止令臣宴勞之。亦不至其營。及大將軍發先帝始與相見。蓋戎狄豺狼。不得不過為之防。陛下在陝。少華輩不能深慮。以萬乘元子。徑造其營。又不先與議。相見之儀。使彼得肆其桀驁。豈非少華輩負陛下罪。昔葉護欲掠長安。先帝親拜於馬前。以止之。當時觀者十餘萬人。皆歎息曰。廣平王。真華夷主也。然則先帝所屈者少。所伸者多矣。况牟羽身為可汗。舉國赴難。當是之時。臣不敢言

其他。若留陛下於營中。歡飲十日。天下豈得不寒心哉。以此二事觀之。則屈已為是乎。不屈已為是乎。上謂李晟馬燧曰。朕素怨回紇。今聞必言。自覺少理。卿以為何如。皆對曰。誠如必言。必曰。臣以為回紇不足怨。向來宰相乃可怨耳。回紇再復京城。今可汗又殺牟羽。復有何罪。吐蕃幸國之災。陷河隴數千里之地。又入京城。使先帝蒙塵於陝。此乃百代必報之讐。為可怨耳。上曰。朕與之為怨。已久。今往與之和。得無復拒我為夷狄笑乎。對曰。臣請以書與之。約為臣子。每來不過二百人。市馬不過

千匹。無得攜中國人及商胡出塞。五者皆能如約。則主上必許和親。如此。威加北荒。旁孽自蕃。足以快陛下平昔之心矣。上從之。既而回紇可汗遣使上表聽命。上大喜。謂泌曰。回紇何畏服。卿如此。對曰。此乃陛下威靈。臣何力焉。上因問格雲南大食天竺之計。對曰。回紇和則吐蕃已不敢輕犯塞矣。雲南苦吐蕃賦役未嘗一日不思復為唐臣也。大食在西域為最彊。與天竺皆慕中國。代與吐蕃為仇。臣故知其可招也。遂遣其使者歸。許以公主妻之。

大稔。詔和糴粟麥。

上畋於新店。入民趙光竒家。問百姓樂乎。對曰。不樂。上曰。今歲頗稔。何為不樂。對曰。詔令不信。前云兩稅之外。悉無他徭。今非稅而誅求者。殆過於稅。後又云和糴。而實強取之。曾不識一錢。始云所糴粟麥。納於道。今則遣致京西行營。動數百里。車摧牛斃。破產不能支。愁苦如此。何樂之有。上命復其家。

戊辰

四年。以諸道稅外錢帛輸大盈庫。

先是。上謂李泌曰。每歲諸道貢獻共直錢五十萬。

縉今歲僅得三十萬緡。官中用度殊不足。必曰古者天子不私求財。今請歲供官中錢百萬緡。願陛下勿受貢獻。及罷宣索。必有所須。降敕折稅。不使奸吏因緣誅剝上從之。及元友直運淮南錢帛二十萬至。必悉輸之大盈庫。然上猶數有宣索。仍敕諸道勿令宰相知。必聞之。惆悵而不敢言。

司馬氏

光曰王者以天下為家。天下之財皆共有。

也。乃或更為私藏。此匹夫之鄙志也。然多財者奢。欲之所自來也。李泌欲弭德宗之欲。而豐其私財。則豐則欲溢。夫財不稱欲。能無求乎。是猶啓其門而禁其出也。雖德宗之多僻。亦必所以相之者非其道故也。

通鑑纂要卷平四

大唐紀

卷二

罷甸檢諸道稅外物

元友直甸檢諸道稅外物。悉輸戶部。遂為定制。歲輸百餘萬緡。斛民不堪。命諸道多自所於上。上意寤。乃詔已在官者輸京師。未入者悉以與民。明年以後悉免。於是東南之民復安其業。

以張建封為徐泗濠節度使

李泌言於上曰。江淮漕運。自淮入汴。以甬橋為咽喉。地屬徐州。隣於李納。石納一旦復有異圖。竊據

五年以董晉寶參同平章事

徐州則失江淮矣請徙張建封鎮徐州割濠泗以  
隸之則淄青惕息而運路常通江淮安矣上從之  
李泌自陳衰老乞更除一相上曰朕深知卿勞苦  
但未得其人耳因從容論即位以來宰相曰盧杞  
忠清疆介人言杞姦邪朕殊不覺泌曰此乃杞之  
所以為姦邪也儻陛下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乎杞  
以私隙殺楊炎擠顏真卿於死也激李懷光使駭  
顛陛下聖明竄逐之人心頓喜天亦悔禍不然亂  
何由弭上曰楊炎以童子視朕意以朕不足與言

通鑑卷五十四

太唐紀

世

以是義不可忍非由杞也建中之亂術士豫請城  
奉天此蓋天命非杞所致也泌曰天命他人皆可  
以言之惟君相不可言蓋君相所以造命也若言  
命則禮樂政刑皆無所用矣紂曰我生不有命在  
天此商之所以亡也上因復言盧杞小心朕所言  
無不從對曰夫言而莫予違此孔子所謂一言喪  
邦者也上曰惟卿則異於彼朕言當卿常有喜色  
不當常有憂色雖時有逆耳之言而氣色和順無  
陵傲好勝之志直使朕中懷已盡而屈服不能不  
從此朕所以私喜於得卿也既而泌薦寶參通敏

可兼更支鹽鐵董晉方正可憂門下上皆以為不可必疾甚復薦二人上遂相之參為人剛采峭刻無學術多權數每奏事諸相出參獨居後以奏度支事為新實專大政多引親黨置要地使為耳目董晉充位而已然晉為人重慎所言於上前者未嘗泄於人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鄴侯李泌卒

必有謀畧而好談神仙詭誕故為世所輕

未辛

七年以陸贄為兵部侍郎解內職

實參惡之也

通鑑卷二百四

文原包

廿四

吐蕃寇靈川回鶻擊敗之遣使來獻俘

申壬

八年宣武節度使劉玄佐卒

將士擁玄佐之子士寧為留後劫監軍孟介請於

朝許之

賜諫議大夫吳通玄死貶實參為郴州別駕

實參陰狡而懷恃權而貪每遷除多與族子給事  
中由議之申招權受賂時人謂之喜鵲上頗聞之  
中恐陸贄進用陰與諫議大夫吳通玄作謗言以  
傾贄上察知之貶參賜通玄死

以趙憬陸贄同平章事

陸贄請令臺省長官各舉其屬著其名於詔書。異日考其殿最，并以升黜。舉者詔行之。未幾，或言於上曰：「諸司所舉皆有情故，不得實。」上密諭贄，自今除改，卿宜自擇。勿任諸司。贄上奏曰：「國朝之制，五品以上制敕命之，蓋宰相商議奏可者也。六品以下則旨受。蓋吏部銓材署職，詔旨畫聞而不可否者也。開元中起居遺補御史等官，猶並列於選曹。其後，佞臣專朝，廢公舉行私，惠使周行，庶品尚不出時宰之意，則莫致也。今臣所奏，宣行以未纔舉十數，議其資望，不愧班行。考其行能，未聞闕敗。」

而議者遽以騰口道之難行，亦可知矣。又宰相不過數人，豈能徧諸多士，理須長轉詢訪，是則變公舉為私薦情，故必多。且今之宰相，則往日之臺省長官。今之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相。豈有為長官之時，則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相之位，則可擇千百具僚，其或甚矣。蓋尊者領其要，卑者任其詳。是以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長，庶長擇佐僚，將務得人，無易於此。上竟追前詔不行。

平盧節度使李納卒

軍中推其子師古知留後

以司農少卿裴延齡判度支事

陸贄請以李巽權判度支上許之既而復欲用延齡贄言度支準平萬貨刻吝則生恚實假則容姦延齡誕妄小人不可用上不從

遣使宣撫諸道

陸贄以大水請遣使賑撫上曰聞所損殊少即議優恤恐生姦欺贄奏曰流俗之弊多徇諂諛掃所悅意則侈其言度所惡聞則小其事今遣使巡撫所費者財用所收者人心苟不夫人何憂乏用上曰淮西貢賦既闕不必遣也贄曰昔秦晉警敵穆

通鑑纂要卷十四

大曆紀

其

公猶收其錢而况帝王懷柔萬邦惟德興義寧人負我無我負人乃遣中書舍人奕陟等宣撫諸道滅江淮運米令京兆德鎮和釋

陸贄言於上曰邊禁不贍由措置失當蓄歛乖宜故也今成卒不隸於守臣守臣不總於元帥至有一城之將一族之兵各降中使監臨皆承別詔委任每有寇至方從中覆比蒙徵發救援寇已獲勝嚴歸此所謂措置失當者也頃設就軍和釋之法以省運制加倍之價以勸農此令初行人皆悅蒸而有司競為織膏不肯歛藏遂使豪家僉吏反操

利權賦取於人以俟公私之乏空申傳限偽指困  
倉計其數則億萬有餘考其實則百十不足此所  
謂蓄歛乖宜者也舊制開中歲運東方租米至有  
斗錢運斗米之言迨歲開輔屢豐江淮水潦開輔  
無錢江淮無米而運役所乏益此所餘可謂冒闢  
見而不達時宜矣今江淮斗米五百五十錢運至  
東渭橋餽直又約二百而市司估糴三十七錢耗  
其九而存其一餒彼人而傷此農制事若斯可謂  
深失每年江淮運米百一十萬斛至河陰太原留  
七十萬斛而以四十萬斛輸東渭橋今二倉見米  
猶有三百二十餘萬斛京兆諸縣斗米不過直錢  
七十請令來年江淮止運三十萬斛至河陰而河  
陰太原以次運至京而其江淮所停八十萬斛委  
轉運使每斗取八十錢於水災州縣糴之以救貧  
之計得錢六十四萬緡減餽直六十九萬緡先令  
戶部以二十萬緡付京兆糴米以補渭橋之間數  
斗用百錢以利農人以一百二萬六千緡付邊鎮  
使糴十萬人一年之糧餘十萬四千緡以充來年  
和糴之價其江淮米錢餽直並委轉運使折市錢  
絹絕綿以輸上都償先貸戶部錢詔行其策邊備

浸充

以柏良器為右領軍

裨策大將軍柏良器募才勇之士以易取鬻者監軍實文場惡之左遷右領軍自是宦官始專軍政

矣

酉癸  
九年初稅茶

九州縣產茶及茶山外要路皆估其直什稅一從監鐵使張滂之請也滂又奏稅錢別貯俟有水旱代民田稅自是歲收錢四十萬緡未嘗以收水旱也滂又奏彙入銷錢為銅器以求贏請悉禁銅器

通鑑纂要卷五十四

大唐紀

共

銅山聽人開采無得私賣

胡氏魚曰天地生物凡以養人取之不可悉也張滂稅茶則悉矣夫弛山澤之禁以予民王政也必不得已聽商旅貿遷而薄其征息盜奪止獄訟佐國用其利亦大矣張滂王涯豈足效哉

賧實參為驩州司馬尋賜死

初實參惡李異出為常州刺史及參賧汴州節度使劉士寧遺參絹五十匹異奏參交結藩鎮上大怒欲殺參陸贄曰劉晏之死罪不明白至使叛臣得以為辭參之貪縱天下共知至於藩懷異圖事

跡曖昧若遽加重辟駭動不細乃更貶參驛州司馬時宦官恨參尤深謗毀不已竟賜死於路實申挾殺貨財奴婢悉傳送京師

以趙憬為門下侍郎與賈耽盧邁同平章事

先是上使人諭陸贄曰自今要重之事勿對趙憬陳諭當密封手疏以聞又苗晉卿在宰相政嘗有不臣之言諸子皆與古帝三名今不欲明行斥逐宜各除外官又鄭清慎太過諸道鎮遣一皆拒絕恐事情不通鞭靴之類受亦無傷贄上奏曰昨臣所奏惟懼得聞陛下已至勞神委曲防護是於

通鑑纂要卷五十四

六十一

十一

心著之內尚有形迹之拘職同事殊辭克以濟古者爵人於朝刑人於市惟恐殺之不親是以君上行之無愧心兆庶聽之無疑議凡是諸訴之事利於中傷或云歲月已久不可究尋或云事體有妨須為隱忍或云惡逆未露宜假他事為名或云但棄其人何必明言責罪詞皆逆理意實矯誣傷善售姦莫斯為甚若晉為父子實有大罪則當公議典憲若被誣枉豈令陰受捕遷夫監臨受賄盈尺有刑至於士吏之微尚當嚴禁矧居風化之首反可通行賄道一聞震博滋甚鞭靴不已遂及金玉

目見可欲。何能自窒于心。已與交私。豈能中絕其  
意乎。至是慄及疑。贊抹已。置之門下。由是與贊有  
隙。

### 董晉罷

### 置欠負耗贖漆練庫

戶部侍郎裴延齡奏。檢責諸州欠負錢八百餘萬。  
緡收抽貫錢三百萬緡。呈樣物三十餘萬緡。請別  
置庫以掌之。欠負皆貧人無可償。抽貫錢給用。旋  
盡。呈樣染練皆左藏正物。延齡徙置別庫。虛張名  
數以惑上。上信之。以為能富國而寵之。京城西污

通鑑纂要卷五十四

大曆紀

辛

濕地。生蘆葦數畝。延齡奏稱咸陽有陂澤數百頃。  
可牧疲馬。上使闕視無之。亦不罪也。左補闕權德  
輿奏曰。延齡取常賦支用未盡者。充羨餘以為已  
功。縣官市物。再給其直。以充別貯。邊軍自今春以  
來。並不支糧。陛下必以延齡孤貞獨立。特人醜。正  
流言。何不遣信臣覆視。究其本末。明行賞罰。今衆  
口喧於朝市。豈皆為朋黨邪。上不從。

### 大尉中書令西平忠武王李晟卒

胡氏寅曰。晟非特良將。乃賢相也。德宗置之閔處。  
七年而死。尚儀陪侍廟堂。參斷國政。至於七年止。

有益於國。可勝數哉。

### 宣武軍亂。逐其節度使劉士寧。

劉士寧。淫亂殘忍。軍中苦之。貞馬使李萬榮得衆心。會士寧出畋。數日不返。萬榮召親兵計之。曰。數徵大夫入朝。以吾掌留務。汝輩人賜錢三十緡。衆皆聽命。乃分兵閉城。士寧逃歸京師。陸贄請選朝臣宣勞。徐察事情。上欲令萬榮知留後。贄奏曰。萬榮得志。驕盈不悖。則敗與其圖之。於滋蔓。不若絕之於萌芽。且為國之道。以義訓人。若使傾奪之徒。便得代居其任。非獨長亂之道。亦開謀逆之端。但選能臣。命為節度。獎萬榮而別加寵任。褒將士而厚賜資裝。理必寧息。上不從。

通鑑纂要三十四

大唐紀

卅一

范氏祖禹曰。以下犯上。以臣逐君。此為國者所深惡。聖王之治。必誅而無赦者也。不惟不討而又賞之。使天下皆無君。豈得不僞天子乎。唐之主人壞法亂紀。無政刑矣。其何以為天下乎。

### 戊甲 十年陸贄罷為太子賓客

陸贄為相。奏論備邊六失。以為關中戍卒不習土風。身苦邊荒。心畏戎虜。豈惟無益。實亦有損。可謂措置乖方矣。自頃權移於下。柄失於朝。將之號令。

既辭兇行之於軍。國之典常又不能施之於將。乖以隱忍而不彰。功以嫌疑而不賞。使志身效節者。復誚於等夷。率衆先登者。取怨於士卒。憤軍感國者。不懷於隗畏。緩救失期者。自以為智。能可謂謀。責虧度矣。虜每入寇。將帥屢張賊勢。唯務徵發。益師。無裨備禦之功。重增供億之弊。有司所入半以事邊。閭井日耗。徵求日繁。可謂財匱於兵衆矣。夫兵以氣勢為用者也。氣乘則盛散則消。勢合則威析。則弱自頃。分割朔方。列為三使。其餘鎮軍數且四十。既無軍法。下臨。惟以容禮相待。可謂力分於將矣。理戎之要在於練。要優劣之科。以為衣食等級之制。今窮邊長鎮之兵。皆百戰傷夷之餘。終年勤苦。而常有凍餒之色。關東戍卒。怯於應敵。而衣糧所頒。厚踰數等。又有素非禁旅。選諫神策。其餘廩賜之饒。遂有三倍之益。可謂慈生於不均矣。自頃邊軍去就。裁斷多出宸衷。戎虜馳突。迅如風。騷駟書上。聞旬月方報。守土者以兵寡不敢抗敵。分鎮者以無詔不肯出師。賊既縱掠。退歸此乃陳功告捷。將帥幸於總制。在朝不憂罪累。陛下又以為大權由己。不究事情。可謂機失於遙制矣。臣謂

宜罷諸道防秋。本道但供衣糧。募戍卒。願留及  
番漢子弟。多開屯田。官為收糶。寇至則人自為戰。  
時至則家自力農。又擇文武能臣為隴右朔方河  
東三元帥。緣邊諸鎮有非要者。隨便併之。然後減  
衰濫。虛浮之費。以豐財。定衣糧等級之制。以和衆。  
弘委任之道。以宣其用。懸賞罰之典。以考其成。如  
是。則戎狄威懷。疆場寧謐矣。上雖不能盡用。心甚  
重之。裴延齡以官吏太多。自今缺員。請勿復補。而  
收其俸。以實府庫。上欲修神龍寺。延齡奏。同州有  
木數千株。皆可八尺上。曰開元天寶間。求姜材。

於近畿。猶不可得。今安得有之。對曰。天生珍材。固  
待聖君。乃出。開元天寶何從得之。又奏。檢閱左藏  
於糞土中。得銀十三萬兩。雜貨百萬有餘。請入雜  
庫。以供別支。大府少卿韋少華抗表。稱在月中。見  
在之物。請加推驗。上不許。延齡由是恣為詭譎。處  
之不疑。上亦頗知其誕妄。但以其好詆毀人。冀聞  
外事。故親厚之。群臣畏之。莫敢言。惟鹽鐵使張滂。  
京兆尹李充。司農卿李錡。以職事相關。時謚其妄  
而費。獨以身當之。日陳其不可用。上不悅。待延齡  
益厚。贊以上知待之厚。事有不可。常力爭之。所親

或規其太銳。贊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與也。無所恤。延齡曰：短贊於上。趙憬密以贊所讒，師延齡事告之。故延齡益得以為計。上由是信延齡而不直贊。贊與憬約，至上前，極論延齡奸邪。上怒，形於色。憬默而無言。遂罷贊為太子賓客。

乙亥  
十一年貶陸贄為忠州別駕

裴延齡諸李充張滂李錡黨於陸贄。會早，延齡奏言：老等失贊，怨望言天旱，民流，度支多欠。諸軍芻糧動搖衆心。其意非止欲中傷臣而已。後數日，上獵苑中，適有軍士誅度支不給馬芻，上意延齡言

續通志卷之四

大曆紀

四

為信，遷還宮。貶贄為忠州別駕。充滂、錡皆為諸州長史。上怒未解，中外揣恐，以為罪且不測，無敢枝者。諫議大夫陽城陸贄遣王仲舒、補闕熊執事、崔郊等，守延英門上疏論延齡姦佞，贄等無罪。上大怒，欲罪之。太子為營救，乃解。令宰相論遣之。金吾將軍張萬福聞諫，官伏闕，趣件大言賀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心太平矣。遂徧拜城等。萬福武人，年八十餘，自此名重天下。時朝夕相延齡，城曰：脫以延齡為相，當取白麻袋之，慟哭於庭。

司徒侍中北平莊武王馬燧卒

丙

十二年以渾瑊王武俊兼中書令嚴震曰緒劉濟草  
臬並同平章事諸節鎮悉加檢校官

欲以悅其意也

以竇文場霍仙鳴為護軍中尉

初上置六統軍視六尚書以嚴震鎮者相承用麻  
紙寓制至是文場諷宰相比統軍降麻翰林學士  
鄭綱奏故事惟封王命相用白麻今不識陛下特  
以寵文場邪遂為署令也上乃謂文場曰武德貞  
觀時中入不過負外將軍衣緋者無幾輔國以來  
始隳制度朕今用爾不謂無私若復降麻天下必  
謂爾脅我為之矣文場叩頭謝遂焚之謂綱曰宰相  
相不能違拒中人朕得卿言方審耳是時竇霍勢  
傾中外藩帥多出神策軍臺省清要亦有出其門  
者矣

以嚴綬為刑部員外郎

初上以奉天窘乏故還宮以來專意聚斂藩鎮多  
以進奉市恩皆云稅外方圓亦云用度羨餘其實  
或增斂百姓或賦刻吏祿或販鬻蔬果往往自入  
所進纔什一二李勣在江西有月進韋臯在四川  
有日進其後常州刺史裴庸以進奉遷浙東觀察

通鑑纂要

卷五十四

大正紀

世

使刺史進奉自肅始宜欵判官嚴綬掌留務竭府庫以進奉微為刑部員外郎慕僚進奉自始

宣武軍亂以董晉為節度使陸長源為行軍司馬

趙憬卒

裴延齡卒

中外相賀上獨悼惜之

以崔損趙宗儒同平章事

損嘗為裴延齡所薦故用之

范氏祖禹曰延齡既死而德宗猶思其人又用其所薦者為相使其好賢如此豈不善哉夫賢之入

人也難佞之惑人也深是以辭有好賢如好佞者

也

以韋渠牟為諫議大夫

上有陸贄貶官尤不任宰相自縣令以上皆自選

用中書行文書而已然深居禁中所取信者裴延

齡李齊運司農卿李實翰林學士韋執誼及渠牟

皆擁傾宰相趨附盈門實狡險措克執誼以文章

與上唱和年二十餘入翰林渠牟形神詭躁尤為

上所親狎上每對執誼漏不過三刻渠牟奏事率

至六刻語笑欵狎往往聞外所薦引咸不次遷推

也

率皆庸鄙之

十三年以姚南

約義成節度使

虞邁罷

以宦者為宮市使

先是宮中市外間物冷官吏主之隨給其直比燕以宦者為使謂之宮市置白望數百人抑買人物以紅紫漆故衣敗繡尺寸裂而給之仍索進奉門戶及脚價錢名為宮市其實奪之嘗有農夫以驢負柴宦者稱宮市取之又就索門戶農夫曰我有父母妻子待此然後食今以柴與汝不取直而歸汝尚不肯我有死而已遂歐宦者街吏擒以聞詔黜宦者賜農夫絹十四然宮市亦不為之改諫官御史數諫不聽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入朝具奏之上頗嘉納以問判度支蘇弁弁希宦者意對曰京師游手萬家無土著生業仰宮市取給上信之故凡言宮市者皆不聽

廣成

十四年趙宗儒罷以鄭餘慶同平章事

初置神策統軍

特禁軍戍邊者冀賜優厚諸將多請造諫神策其軍送至十五萬人

吳少誠叛

十五年宣武節度使董晉卒軍亂殺留後陸長源

監軍俱文珍以宋州刺史劉逸準久為宣武大將

得衆心召之逸準引兵徑入汴州衆乃定遂以為

節度使

以韓弘為宣武節度使

劉逸準卒軍中思劉文佐之恩推其甥兵馬使韓

弘為留後詔以為節度使弘呼兵識其材鄙勇怯

指顧必堪其事先之少誠遣使與逸準約共攻陳

許使者數輩竊在館弘悉驅出斬之選卒三千擊

通鑑纂要卷五十四

大唐紀

廿八

許下少誠由是失勢宣武軍自玄佐卒凡五作亂

弘召唱者及其黨三百人數而斬之自是至弘入

朝二十一年士卒無一入敢譴呼於城郭者

詔削奪吳少誠官爵令諸道進兵討之

諸軍討少誠者既無統帥進退不一自廣於小波

水委棄器械資糧皆為少誠所有於是始議置招

討使

中書令咸寧王渾瑊卒

瑊性謙謹雖位窮將相無有矜大之色每貢物必

躬自閱視受賜如在上前上還自興元雖一州一

鎮有兵者。皆務姑息。或每奏事不過。輒私喜曰。上不疑我。故能以功名終。

庚辰

十六年以韓全義為蔡州招討使

全義本出神策軍。中尉竇文場愛之。薦於上。使統諸軍討吳少誠。十七道兵皆受節度。

姚南仲入朝

義成監軍薛盈珍有寵。欲奪節度使姚南仲軍政。南仲不從。由是有隙。屢毀南仲於上。上疑之。又遣小吏程務盈奏南仲罪。牙將曹文洽追及於長樂驛殺之。自作表雪南仲之冤。且首專殺之罪。遂自

通鑑纂要五十四

大庾紀

廿九

殺驛吏以聞。上異之。徵盈珍入朝。南仲亦請入朝。待罪上召見。問曰。盈珍擾脚邪。對曰。盈珍不擾臣。但亂陛下法耳。且天下如盈珍輩。何可勝數。雖使羊杜復生。亦不能行懼悌之政。成攻取之功也。上默然。竟不罪盈珍。仍使掌機密。盈珍又言南仲惡政。皆幕僚馬少微贊之。詔貶少微江南官。遣中使送之。推墜江中而死。

韓全義與淮西兵戰于嚴南大潰

全義素無勇略。專以巧佞貨賂結宦官。得為大帥。每議軍事。監軍數十人爭論紛然。不決而罷。士卒

久屯沮洳之地。天暑病疫。全義不存。撫人有離心。與惟西戰。鋒鏑未交。諸軍大潰。退保五樓。

于頔奏貶元洪為吉州長史

山南東道節度使于頔。因討惟西。大募戰士。繕甲厲兵。聚斂貨財。有據漢南之志。誣鄧州刺史元洪。贓罪上為之沘端州。頔復表洪責太重。上復以洪為吉州長史。又怒判官薛正倫奏貶之。比救。下頔怒已解。復奏留為判官。上一一從之。

胡氏寅曰。聖人喜怒在物。而不在己。衆人喜怒在己。而不在物。惟喜怒哀物。故登十六相。沘四凶。若

通鑑纂要卷五十四

大唐紀

單

持衡懸鏡。若用尺度。輕重妍媸。長短我無與焉。是。以其德行其威立。而天下服。惟喜怒哀在己。故忠賢。則惡忌疎斥之。政寬則畏下撫綏之。宜剛而柔。宜。怯而勇。奮然而斷。乃不當斷者也。惕然而懼。乃不。當懼者也。使其知持志之方。義理是憑。豈有此患。乎。

徐泗濠節度使張建封卒

建封病篤。累表請代。詔以韋夏卿為行軍司馬。敕。下建封已卒。軍大為變。劫建封子愷。令知軍府。殺。留後及大將數人。械繫監軍。上聞之。以李鄴為宣。

慰使都至。召將士宣朔旨。諭以禍福。脫監軍械使復其位。

### 以李藩為秘書郎

初張建封之疾病也。濠州刺史杜蕪陰圖代之。疾驅至府。幕僚李藩曰。僕射疾危如此。公宜在州防。過來欲何為。不速去當奏之。蕪錯愕徑歸。及是蕪誣奏藩搖動軍情。上大怒。密詔杜佑殺之。佑素重藩。出詔示之。藩神色不變。佑曰。吾已密論。用百口保君矣。上猶疑之。召藩詣長安。望見其儀度安雅。乃曰。比豈為惡者邪。即除秘書郎。

通鑑纂要卷五十四

大曆紀

四一

### 貶鄭餘慶為郴州司馬

以齊抗同平章事

### 赦吳少誠復其官爵

吳少誠引兵還蔡州。先是韋臯聞諸軍討少誠無功。請以渾瑊賈耽為元帥統諸軍。賈耽言於上曰。賊意亦望恩貸。恐須開其生路。上然之。會少誠致書監軍求貽洗。監軍奏之。詔赦少誠。韓全義至長安。實文場掩其敗迹。上禮遇甚厚。

###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五十四

杭州圖書館

朕即徐為柳  
以齊抗同千  
故具山誠後其官  
具以誠引其  
功請以澤誠  
朕亦亦宜思  
有臣軍有  
賢文

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九十四